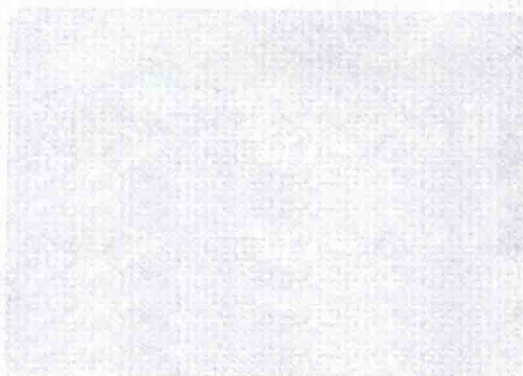


【德】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著
孟虹 译
李莉娜 校



Weg zur Einheit

通向统一之路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德】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著
孟虹 译
李莉娜 校

Weg zur Einheit

通向统一之路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版式设计:庞亚如
装帧设计:刘盼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向统一之路 / (德)魏茨泽克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060-7364-6

I. ①通… II. ①魏…②孟… III. ①魏茨泽克-回忆录 IV. ①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915号

北京市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1-0930

Der Weg zur Einheit von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 Verlag C.H.Beck OHG,
München 2009, Deutschland

通向统一之路

TONGXIANG TONGYI ZHILU

[德]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著

孟虹 译 李莉娜 校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1/32 印张:6.125

字数:195千字

ISBN 978-7-5060-7364-6 定价:2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对于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来说，德国的统一始终是他的心愿。所以，我很感激他撰写了这本非常有个性的、令人感动的书。”

联邦德国前总理 赫尔穆特·施密特

目 录



前 言	1
一 历史赋予答案	4
二 1945 年：失败与重新起步	7
三 民主德国之路	10
四 联邦德国之路	14
五 纷争的德国问题	19
六 西部的经济奇迹与处理以往历史的政策	24
七 政治的分裂，人心的凝聚	27
八 1961 年柏林墙的建造	33
九 通向新外交政策之路	36
十 邻国波兰	43
十一 德国政策与缓和	48
十二 1975 年赫尔辛基峰会	52
十三 东西方的接近	56
十四 世界在变迁：东部的新朋友	65
十五 戈尔巴乔夫	71
十六 民众的觉醒：1989 年的民主德国	75

十七 柏林墙的倒塌·····	78
十八 通向统一之路：1989—1990 年的德国内政·····	85
十九 通向统一之路：1989—1990 年的世界政治·····	93
二十 邻国俄罗斯·····	96
二十一 统一与自由：1990 年 10 月 3 日·····	102
二十二 通向内部的统一：1990—2009 年·····	106
二十三 国家安全局的幽暗权力·····	117
二十四 共同的传统：东部和西部的艺术与文化·····	120
二十五 德意志民族：我们来自何方·····	123
二十六 民族主义的歧途·····	135
二十七 我们在欧洲的位置·····	139
二十八 我们的历史在延续·····	145
二十九 欧洲在世界所肩负的任务·····	147
三十 统一·自由·欧洲·····	158
1990 年 10 月 3 日的讲话·····	161
人名索引·····	179
译者后记·····	186

前 言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充满历史性庆典活动的时代。这些活动将我们与那些使我们震惊、欣喜和感激的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庆典活动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始终处于历史演变之中。这一点尤其针对我们这些地处欧洲大陆中央的德国人，针对我们漫长且艰难的民族统一历程。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后起的”民族，四周被诸多国家环绕，有成功与失败，有重大贡献，也有严重失误和犯罪，乃至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再度丧失民族的统一。

六十余年转瞬即逝。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发展促成欧洲的分裂得到愈合，德国重新赢得统一。这个发展让我们大家都需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清晰地意识且牢记历史的教训。

本书并不是一本历史书。然而，它记载着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历史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为我这一代人的基本经验就是，历史的力量塑造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对于我们老一代人尚属理所当然之事，对于新生代来说感

受却或许不尽相同。倘若谁想了解我们德国人的现在所成，那么他就必须正视我们的过去。

目前，我们确实并不缺乏众多的回忆录，我们从中还能学到什么新意呢？著名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①在题为《我给自己的忠告》的诗篇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只写你须写！
讲话吧，同你的狗！
皆已知，一切的一切
闭嘴莫开口！

事实上，不同的呼声对我们是有益无害的。没有人会否认诸如1949年和1989年事件的重大意义。然而，我们德国人对此的经历却迥然不同。超越代际和国界来进行坦诚交流，这对我们大家都有益。

我属于联邦德国的老一代。我们被视为时代的见证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我们的政治意识便已开始孕育形成。

在欧洲和德国的分裂时期，那时也恰逢国际政治前景一片迷茫之际，我们亲身体会和经历了东部和西部德国人深切感受到的共属感依旧存在。每一位曾经在分裂的首都柏林生活过的人都明白，对于这份坚定不移的深信并无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可加以阻止。柏林墙的建造对于民众来

^① 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 1912—1984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明斯特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说，充满着残忍和伤痛。最后，却恰恰是它自身变成了专制政权欲用暴力压制人性共属感的无助表现。

当时，我们无人知道强权政治会以何种方式来战胜柏林墙这个残酷的建筑。但我们无需特殊的想象力，只要清醒洞察我们柏林的经验，便可年复一年地道出：柏林墙无法且不会有未来，即使我本人或许再也不能经历到这一天。柏林墙存在越久，越让人感到它已成为建造者的包袱，因此也越来越被迫地违背其自身的初衷。最终是民主德国民众的勇气和力量，决定了它的末日。

政治与道义、现实与物质的重建，构成我这代人的主要任务。在柏林和西部德国，我都参与了重建工作。在外交方面，这关系到我们接近并逐渐与原敌对国取得谅解，初期在西部，嗣后在东部，也就是说掀开欧洲历史的一个崭新篇章。

冷战时期，大国将德国的分裂视为既成事实。对于他们来说，结束德国的分裂并不是未来亟待解决的事务。然而，对于我们德国人，意识到拥有共同的归属感，这并不是狂妄之事。充分发挥这一点且对欧洲的必要安全不产生危害，确实非常艰难，但这始终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柏林墙被推倒是我一生中难以比拟、内心深受震撼的一个事件。这便是我为何要撰写此书的动因。

历史赋予答案

1987年夏天，我与时任联邦德国外长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一起，前往莫斯科。这是联邦德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苏联，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此次出行所肩负的重任，被联邦德国媒体喻为“破冰之作”。

我们与米哈伊夫·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进行了长时间的坦率对话。这可是一项艰巨任务。会谈接近尾声时，我问戈尔巴乔夫，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究竟还要持续多久才能得到解决。他回复说并不知晓这样一个问题。在第二次交锋时，我说道：“只要勃兰登堡大门关闭着，德国问题就是悬而未决。”

戈尔巴乔夫回言道，我们不要高估自己，还是让历史来解答吧。我们无人知晓，百年之后会是一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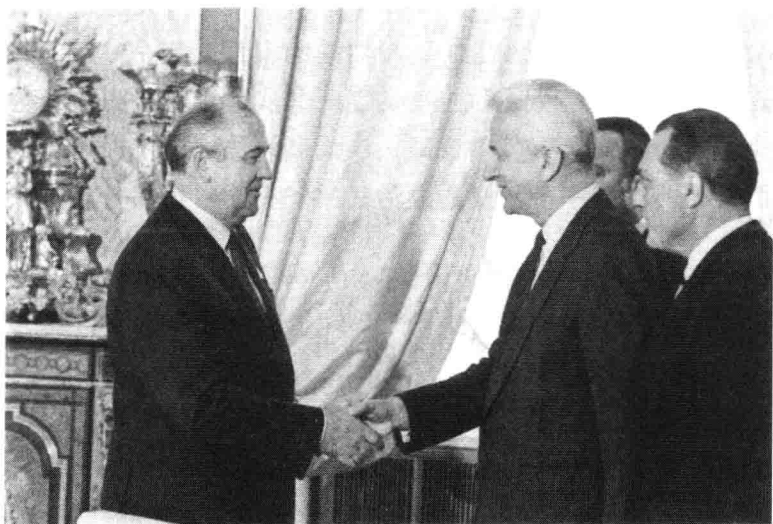
1989年10月7日，戈尔巴乔夫来到东柏林参加民主德国40周年的庆典活动。周复一周，越来越多的权力转由人民掌控。苏联政党领导人大肆宣传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宏图，寄希望于通过对内和对外的逐步开放，促使苏维埃体制拥有国际竞争力。“谁迟到，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来自莫斯科的客人以这句很快在全球广为流行的话语，结

束了柏林之行。后来，戈尔巴乔夫曾两次向我解释说，他的这番话并非指要求昂纳克应更积极地推行改革，而是针对他自己。言语中蕴藏着他的深刻认识，即并非是我们作为国家操控者决定着历史的变迁，而是历史本身决定了一切。我们不应先入为主，但也不该错失良机。负责任的政治家要审时度势，及时辨清历史方向，并为之铺垫人道之路。

对于1989年11月9日的到来，我们德国人是否有所准备？准备了什么？尽快让我们的国家再度统一？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这又该如何来实现？其实，不仅是统一社会党当局决意要保留民主德国。我们所有的邻国都以忧患的目光，关注着不可预测的政治后果，关注着德国重新统一带来的新危险。

在东部，犹如在西部，也均有民意认为，初期其他的任务要比统一更加重要。在东部，恰恰是公民运动主导性的勇敢呼声，首先提出了在本土实行自由和法治的要求，祈求民主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一些在联邦德国颇有影响力的人士发出呼吁，希望不要危害到通往宪法、欧盟及北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波恩之路，简言之，即不要对德国终于完成的漫长西倾之路造成危害。

东部与西部均存在共识，认为首要任务是通过德国内部的互相协调，来保障欧洲和平以及促进民主德国的人性化发展，这一点比重新统一这个德国更重要。这些思潮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正视导致欧洲和德国分裂的历史演变进程，那么就尤其可以理解。历史性地思考始终是我们的核心任务，在回首通往统一的决定性道路时是如此，同样的，在展望我们未来的重任时也是如此。



1987 年与米哈伊夫·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凯瑟琳大厅合影。

二

1945 年：失败与重新起步

1943 年 1 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①上提出了希特勒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同盟国作战越久，获胜的希望就越明朗，即便如此，他们最终却并不愿意同战败者展开和平对话。他们希望独自来决定战争的结果和惩罚。在他们看来，任何过早的停战都不应该给德国人提供讨价还价的机会，不管是同哪个德国政府。

在同盟国中，有人担心德国内部会发生政变。英国人对 1944 年 7 月 20 日刺杀行动失败^②的反应表明了，即使在当时，他们还指望德国内部会出现反希特勒的起义。倘若情形真的如此，他们便要同祈求和平的德国新领导人进

① 1943 年 1 月 14—24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联合作战问题，会议决定要将对德、意、日的战争进行到底，直到这三个国家“无条件投降”。——译者注

② 1944 年 7 月 20 日，希特勒在名为“狼穴”的司令部举行会议时，遭到施道芬贝格上校放在公文包中炸弹的袭击。然而，放在桌下的这个公文包在爆炸前被人无意挪动，导致炸弹在其他地方爆炸，希特勒仅受轻伤。——译者注

行谈判。当时，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重要人物曾为其外长记录道，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为英国人做了一件值得称颂的事，他们在德国内部铲除了战后无疑将以“好”德国人姿态出现的那股势力。德国的密谋反叛者被处决，在他们看来是接近盟军“无条件投降”目标的一个值得庆贺的信号。

1944年，英国首次提出分区占领德国的方案。翌年2月，同盟国获胜近在咫尺之际，雅尔塔会议^①召开。会上，未来的战胜国之间出现了分歧。苏联的战争目标针对整个欧洲，而并非仅德国一方。罗斯福对此的看法却与斯大林大相径庭。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不仅战败的德国被瓜分，而且整个欧洲大陆由北往南的分割得到了确认。欧洲变成了世界两大势力之间的一个光秃秃的缓冲区。

那么丘吉尔呢？尚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召开前夕，他在国内大选中惨遭失败。然而，他依然积极活跃。他曾是1940—1941年世界命运的核心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在德国入侵波兰和法国之后，英国不得已对德国孤军作战，直至美国总统罗斯福最终说服其国民参战。最终推动美国参战的因素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希特勒对美国事件宣战。为此，丘吉尔宣告道：“现在我们办到了！”随着美国加入同盟国，希特勒被击败，国家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扩张得到了遏制。

^① 1945年2月4—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讨论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的分配方案，形成所谓的“雅尔塔体系”。——译者注

不过即使在1945年之后，丘吉尔对欧洲的未来发展依然意义重大。我们欧洲大陆的混乱和悲剧令他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凡尔赛和约》给欧洲带来的不幸后果让他永远不能忘记。在他的脑海中，依然印记着当时参加和平谈判顾问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段尖锐批评：克列蒙梭（法国总理）那么高贵，伍德罗·威尔逊（美国总统）在道义上那么具有楷模性，劳合·乔治（英国首相）如此聪颖，然而凡尔赛会议的结果既没有表达尊严，也无道义且更无理性可言。丘吉尔认为，现在关键是要解决战胜国之间的混乱状况和战败国毫无希望的窘境。为此，他于1946年作为“政界元老”来到苏黎世。在那里，他向我们发出了创建欧洲合众国的呼吁。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富有勇气和真知灼见，震撼了疲惫的世界。他呼吁道：“让我们重新创建一个欧洲家园吧！”历史性的宽宏大量和“忘却的有福行为”^①将对我们有益。法德两个大国应同舟共济，携手推进此事。英美和苏联应以朋友的姿态，共同促进新欧洲的发展。丘吉尔的呼吁颇具远见，富有罕见的历史性震撼力。由此，他为我们欧洲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① 原文为：blessed act of oblivion，英国前首相威廉·格莱斯顿之语。——译者注

三

民主德国之路

1945年5月8日，德国人的国度遭到毁灭。国家政权被四个战胜国掌控，盟国管制委员会应运而生。然而，不仅德国与柏林遭到分裂，而且不久表明，两个超级大国的意图也是如此。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所怀有的目的也迅速引起冲突，这对嗣后德国人的政治前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两个局部的德国在东部和西部的建立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更多源于对所属战胜国的依赖，西部的美英法，东部的苏联。我们德国人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挑起了侵略战争，让我们背负起沉重的理亏之压，最后唯有无条件投降。对于无数民众，随之而来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尤其是遭受驱逐和失去祖先古老家园之痛。然而，1945年5月8日却是一个从纳粹时期破坏性的野蛮思想和无法无天的行径中获得解放的日子。

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两个局部国家，均需要对屠杀犹太人、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和发动战争的根源进行反省。在东部和西部，反省之路却截然不同。

对于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莫斯科给出的方案

一开始便是：反法西斯主义。这样做源于意识形态，权力政治方面的问题则交由国家来处理。对于诸如 1939 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结盟等问题却避而不谈。由战胜国任命的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因纳粹时期的个人遭遇，对这样一个决定表示认同，认为合理合法。他们选择的道路曾迫使他们颠沛流离，饱尝残忍的德国牢狱之苦。

与此同时，民众自身并无机会尝试进行更深层的政治、道义和精神方面的革新。虽然在科学和文化领域，尤其还有在基督教社团和宗教领导人方面，让人感受到存在着个人对此的积极努力，然而，民主德国政府领导人却无法容忍来自基层的自由反法西斯主义。个人被剥夺了革新之责，转由集体来承担。

体制对民众与过去进行独立交锋并不感兴趣。相反，更多要求的是对新创建的国家的顺从和循规蹈矩。反法西斯主义被提升为国家大事，成为针对西部德国的一个基本导向，那里应该独自承担起过去的所有罪责。“反法西斯主义者曾为之奋斗的，在民主德国是现实”，国家阵线^①在标语上如是写道。东部德国人被纳入共产主义兄弟国家体系，只是他们在这个体系中从未能找到如家似归的感觉。“朋友与兄弟的区别是什么？”民主德国最早的一篇讽刺性杂文这样问道。答案是：“朋友可以自己选择，兄弟却不能。”

^① 国家阵线（Nationale Front）是一个民主德国各政党和群众组织组成的联合阵线，受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其前身为德国苏占区的“民主联盟”——译者注